

此情可待成追憶

莊烈

——長白山下多麗人之十六

(本文插圖刊45頁)

錦帷初溫獸香不斷

一天午飯時，姜文揚向我道：「等會我去醫院換大姐，你吃過飯後先睡個午覺。」我道：「我不想睡，我想到妳和大姐的房裏瞧瞧。」姜文揚笑道：「羞死人了，女孩子房裏有甚麼好看的？衣服丟得亂七八糟，大姐房裏還好，我的房裏簡直不堪入目。」我道：「妳走後教我如何打發時間？」姜文揚道：「我臥房外間書櫥有書，你找本書看，大姐一會就回來了。」吃過飯後，姜文揚吩咐魏嫂沏了茶，又準備了茶點，擺在窗外葡萄架石几上，她陪我坐在石凳上品茶。時屆初夏，蚊蚋孳生。

姜文揚向魏嫂道：「妳去找個香爐來點上！」一會魏嫂捧來一座精巧玲瓏，古色古香的小銅香爐，擺在石几上。只見那香煙不斷由爐蓋獸口中裊裊而出，氤氳縹緲，香氣馥郁。我吟道：「玉爐香，紅臘淚。金爐次第添香獸。錦帷初溫，獸香不斷。」姜文揚道：「這是溫庭筠、李後主、周邦彥的詞中句子，描寫一個香爐，生花妙筆，令人嘆絕。」她看了一下腕錶：「時候不早了，

我去換大姐了。」

姜文揚走後，我到室內書櫥中，找出一部「金瓶梅」，返回葡萄架，翻到「潘金蓮雪夜弄琵琶」，正看得出神，忽聽有人笑道：「甚麼書，使你看得如此入迷？」我抬頭一看，見是大姐，我道：「妳來多久了？」大姐道：「有一會了，見你在看書，不忍打擾你。」我指着旁邊石凳道：「坐下來。」

大姐坐下，順手把書搶過去，一瞥道：「好啊！葡萄架下看金瓶梅。」話剛出口，自悔失言，連忙用手掩住嘴，羞得滿面通紅。我已知其意，笑道：「好啊！大姐！我可抓着妳的小辮子了。」大姐道：「甚麼小辮子？」我笑道：「『潘金蓮醉鬧葡萄架』是不是？」大姐道：「你胡說。」我道：「看妳怕成這個樣子！『金瓶梅』是明朝四大奇書，文學價值很高，辭藻之美不輸『紅樓夢』，不知為何，一般人都認為是淫書，又傳說王世貞作這部書，置毒於紙，以殺其仇嚴世蕃，我認為不確。妳看『潘金蓮雪夜弄琵琶』，簡直把個空閨怨婦寫絕了。我曾看過笑先生的『金瓶梅詞話』，確是淫穢不堪入目。」大姐道：

「文人真是無聊。」

我道：「大姐！永晝無聊，我們來談談宋、明兩代文人如何？」大姐道：「洗耳恭聽。」我道：「宋、明兩代文人確是荒唐，狎妓冶遊視為平常，連皇帝宰相都是如此。」大姐道：「宋徽宗與李師師的風流故事我知道，宰相是誰？」我道：「澶淵之盟的宰相寇準。寇準未第時，曾寄食於一寺廟中，當他讀書讀得無聊的時候，便拿起筆來，在壁上胡亂塗鴉。貴顯後，有一次與魏博攜妓舊地重遊，看到壁上所題之詩，均以碧紗籠之，而魏博題者，則塵封如故，有一妓頗慧黠，乃以袖拂之，魏博看了，感慨萬端，成詩詠之：『世情冷暖由分明，何比區區較異同？但願紅袖常相拂，也應勝似碧紗籠。』有些文人更胡鬧，召妓讌飲，把妓女的蓮鈎剝光，置酒鞋中，傳盞而飲，簡直荒唐透頂。」大姐聽了，哂道：「你儘記得這些。」我道：「還有更妙的呢，我不說了。」

大姐道：「我看報紙，今天晚上，永樂戲院壓軸戲是荀慧生的『紅娘』，你不要去看？」我道：「當然要去，文揚呢？她去不去？」大姐

道：「文揚回來會很晚，而且她對京戲也沒有興趣。」我道：「荀慧生是四大名旦，票好買嗎？」大姐道：「戲院有熟人，只要多給大茶壺一點小費，就買到了。」

下午我與大姐早用過晚餐，便到永樂去看戲，果然買到了前二排的票。但看了頗為失望。荀慧生年紀已大，身體發福，跑圓場時，拙笨不堪，演出亦不賣力，不想我所嚮往的四大名旦，竟然如此之糟，頗出我意外。大姐道：「演紅娘要俏麗活潑，荀慧生已經老了，當然差了。他明天貼『平兒』或許好些，我們明天再來看。」我說：「好。」平兒是「紅樓夢」王熙鳳的心腹丫頭，後被賈璉納為偏房，王熙鳳善妒，賈璉又不知憐香惜玉，因此平兒滿腹幽怨，荀慧生果然演得絲絲入扣。

飛眉弄眼風騷入骨

有一天，大姐向我道：「你是一個風流種子，今天晚上有好戲，你一定喜歡。」我道：「甚麼戲？誰唱的？」大姐道：「董芷苓，她的『劈紡』譽滿京滬，人稱『劈紡專家』，票價實得比四大名旦還高，今天晚上她貼『大劈棺』，我們要早點去買票，晚了就買不到了。」晚上我與大姐到了戲院，大茶壺預先為我們留了兩張票。進到戲院，果見人山人海，樓上樓下都坐滿了。那董芷苓一出場，立刻掌聲如雷，全場騷動。她不但扮相美，演技好，飛眉弄眼，風騷入骨，把全場的人，直看得如醉如痴。散場後，在回家路上，大姐問我道：「如何？還滿意嗎？」我道：「

董芷苓真是天生尤物，果然名不虛傳。」大姐嘆道：「現在北平人水準低了，董芷苓的票價居然比四大名旦還高，我看京戲真的要沒落了。」以後我時常和大姐去看京戲，李多奎的「望兒樓」、四小名旦毛世來的「得意緣」都看過。

有一天，大姐由外面回來，一路嚷道：「告訴你一個好消息。」我迎著道：「甚麼好消息？看你高興成這個樣子。」大姐道：「今天晚上，永樂貼出尙小雲的『摩登伽女』。」我道：「我曾看過一次，果然好。」大姐訝道：「你在那裏看過？尙小雲很少唱這齣戲。」我當然不能說出來，上次我和林惜嬌來北平時看過。我道：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」大姐也未深究。

原來「摩登伽女」是尙小雲排的新戲，著洋裝、跳現代舞，初上演時，頗引起爭議，褒貶互見。這齣戲不但看的人少，現在知道的人也不多了。在共產黨文化大革命時，尙小雲被鬥，本子也被紅衛兵燒了，尙小雲死後，「摩登伽女」跟著也失傳了。四十年後，我在臺灣，認識了執教於中國文化大學國劇組的梁秀娟女士，她是尙小雲「榮春社」坐科女弟子，在她那裏，獲得了尙小雲生平資料，與「摩登伽女」種種傳說，特誌於下：

是一個春天的下午，我應邀到了梁女士板橋寓所，進了大門是六百餘坪的大庭院，只見碧草如茵，春色滿園，杜鵑花開得一片殷紅，兩旁甬道榕樹上，都掛了紅燈籠，迎風招展。我正看得出神，驀見竄出五六條白毛犬，向我身上撲來，梁女士出來喝退了狗，引我進了客廳，見那四壁

上掛滿了梁女士的劇照，從十五歲時演出的「小放牛」到「人面桃花」、「坐宮」、「雷峰塔」、「梅玉配」、「十三妹」、「漢明妃」等，扮相之美，罕得見之。我似進入幻景，耳際彷彿響起了美妙歌聲，看見了曼妙舞姿。從這次晤談，我知道尙小雲是旗人，尙可喜十八代後裔，尙可喜就是清代所謂「三藩之亂」的平南王，到了尙小雲一代，已漸式微，自三藩被削後，歷經播遷，定居河北宛平縣。尙小雲七歲時，入「正樂社」坐科，他生得清秀，雙鳳眼，坐科不到兩年，就和同科武生王三黑、花旦白牡丹（荀慧生）被譽為「正樂三傑」，尙小雲更居三傑之首。因此引起梨園三大奇才孫菊先、譚鑫培、汪桂芳之重視，為了提拔他，特別安排機會，和他同臺演出，果然一鳴驚人，聲譽鵲起。因他秉賦好，又肯努力，演技日見精進，從此一帆風順。

為尙小雲跨刀的，先後有王又宸、時慧寶、馬連良、譚小培、言菊朋、貫大元等名角，終於成為四大名旦。成名後，又在北平自創「榮春社」培養梨園人才，並不斷改良創作，排演新劇，如「青城十九俠」、「摩登伽女」等，其中以「摩登伽女」爭議最多。「摩登伽女」是印度佛教故事。楞華經載：佛弟子阿難乞食，途次經歷淫室，遭摩登伽女以娑毘羅先梵天神咒攝於淫席，如來宣說頂光神咒，敕文殊菩薩將在護阿難，惡咒消滅，即與阿難與摩登伽女同歸佛所。

按摩登伽為旃陀羅賊種，摩登伽女乃淫女也，江南才子陳定山在其所著：「春申舊聞」輒作成語用。

尙小雲寓居北平，於共產黨文化大革命時期，被批鬥在街頭當清道夫。據梁女士說：其妹梁玲娟有一次在馬路上看到尙小雲，並與之晤談，其時尚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，不久就死了。當尙小雲獲悉梁女士在臺執教頗為安慰。當年尙小雲「摩登伽女」多在北平煤市街中和園演出，惟一年僅演一次，絕無例外，演時票價加倍由一塊四毛大洋漲到兩塊八毛。

尙小雲生平已交待清楚，再回到原文。

並車同看摩登伽女

且說那天晚上，姜文揚原答應同去看「摩登伽女」，但臨時變卦，說要留在家裡為我趕一件夏布大褂，因為我就要回東北去了。大姐是戲迷，「摩登伽女」嚮往久之，因此在出門時，刻意打扮了一番，白綉花旗袍，白綉花鞋，頭髮梳得光亮，還加了頭飾，美麗大方，光豔照人；我不禁讚道：「大姐妳真美！」她微微一笑，像個蒙娜麗莎。

我們坐車到了戲院，只見戲院門口擠滿了人羣，鬧哄哄的吵成一片，好容易擠進戲院，找到座位，已是滿身大汗，再加上鑼鼓喧天，更令人心煩意亂。好容易盼到前場戲都演完了，檢場出來，將帷幕桌椅都換上尙小雲的，觀眾眼睛都睜得大大的，偌大的戲院，鴉雀無聲，緊張得心都快跳出來。一陣鑼鼓聲響過，門帘挑開，出來的竟是一個身着袈裟的光頭和尚，有人竊竊私語，那是阿難尊者，尙小雲的兒子——尙長春扮的。阿難唱白都是佛家語，觀眾無人了解，也

不想了解。正感不耐，臺上驀然響起一陣「急急風」胡琴拉完過門，摩登伽女終於亮相了，臺下立刻爆起一陣春雷般的掌聲，旋即戛然而止，大家眼睛一齊望着臺上，盯住尙小雲瞬也不瞬，只見那尙小雲鬢髮、洋裝、玻璃絲襪、綉帶白皮鞋，塗脂抹粉，嫣然一付西婦打扮。摩登伽女是淫女，尙小雲眉目傳情，向阿難恣意挑逗，一段「二六」唱得如花鳩春曉，乳鶯出谷，聽得人如醉如痴，當他和阿難也是自己的兒子載歌載舞時，觀眾想笑又不敢笑，生怕擾亂了視聽，只好硬憋在肚子裏。最後一場摩登伽女追阿難到了佛祖座前，受佛祖點化，又是一大段「二六」，跳了一場西洋舞，全劇終。

夜歸制服三個惡少

尙小雲雖和白牡丹（荀慧生）同在「正樂社」坐科，但尙小雲並不顯老，不像荀慧生，身體並未發福，而且一口牙齒仍然整齊潔白。這天晚上戲雖然看得過癮，却幾乎鬧出人命。原來大姐僅二十歲，皮膚潔白，生得又美，再加上一身打扮，更惹人注目，就在我們座位不遠處，坐了三個小太保，都是二十歲左右年紀，屢屢轉過頭來，朝向大姐瞟個不停，先時我還未放在心上，後來又見他們肆無忌憚的指指點點，竊竊私語，我光火了。誰知散場後，他們竟擠了過來，我知道不妙，今天晚上要出事，我雖然穿西裝，但姜文揚送我的那支白色「掌心雷」卻從不離身，帶在衣服口袋裏。大姐也發覺情況不對，勸我叫出租汽車快點回家，我早想好了對付他們的辦法；

向她道：「大姐！我們叫汽車，他們也會，那無異『引狼入室』，反而不妙，妳不要怕，我自有辦法收拾他們，幾個小太保我還對付得了。」大姐輕輕罵了一聲：「這些鬼崽子！」我故作輕鬆，笑道：「大姐！妳也會罵人？」她笑了。

出了戲院，我叫了一輛三輪車，與大姐坐上去，誰知那三個小太保，竟騎着腳踏車，緊緊跟在我們車後，我伸手在口袋裏，摸了一下手鎗，冷哼一聲，緊握着大姐的手，盤算着如何對付他們？我心裏想：光天化日，通衢大道，他們竟敢如此胡作非為，必有所恃；細看他們騎的果然都是雪亮的英國新跑車，不是「海格勒斯」就是「非利浦」，這種車售價頗昂，有錢的人家才能買得起。三輪車繼續向前飛奔，他們亦緊跟不捨，到了離家約一百餘公尺的一個巷子口，我吩咐三輪車停下，付過錢叫車夫快走。大姐訝道：「還沒到家呢！」我道：「我知道。」我胡亂指了一家大門：「大姐！妳站到門邊去。」大姐依言站過去，只見那三個太保也下了車，咻！咻！連聲，把車停在巷口，然後排成一行，包圍過來。為首的揶揄道：「小子！把妞讓給本少爺樂一下！」我不吭聲，看他怎樣？只見他由口袋裏掏一樣烏黑的物件，咻一聲，彈出一柄七首，映着微弱的街燈，寒光森森。

大姐驚呼道：「小心！」我迅速向後躍退兩步，掏出手鎗，砰砰開了兩鎗，子彈從他們頭上掠過，另外兩個太保哀叫道：「不是我們，都怪他啦！」我喝道：「你們兩個，還不快滾！」他們聽了，連車也丟下不要了，一溜煙跑了。我用

鎗指着那個爲首的，喝道：「你不准走！」他嚇得臉都黃了，猶個強道：「我爸爸是……」話還沒有說完，我怒道：「你爸爸就是總司令，大元帥，我也不怕，我是關外來的；小子！今晚上你死定了。」我上去狠狠的踢了他一脚，伸手把刀奪過來，嗆啷一聲，丟進旁邊水溝裏。大姐驚叫道：「不要殺他！放他走吧。」我道：「聽到沒有？快滾！」他聽了抱頭鼠竄而去。

曲終人散不辭而別

我拉着大姐，道：「我們快走！」剛回到家裏，就聽到外面人聲鼎沸，警笛聲不斷。我向大姐笑道：「現在妳明白了吧？我爲何不在自己門前下車，那樣他們會找上門來就麻煩了。」大姐道：「佩服，佩服，可把我嚇死了。」回到後院，見姜文揚窗上燈還亮着，我們進到屋裏，姜文揚聽到聲音迎出房來，問道：「戲好看嗎？」大姐道：「還說呢，幾乎鬧出人命來。」於是她把方才發生的事，一五一十的都說了出來。姜文揚聽了，憤然道：「可恨！如果在關外，我一定饒不了他們。」無端受了一場虛驚，大家心情都不好，各自回房就寢。

王爺的病，漸漸有了起色，姜文揚和大姐不要天天到醫院去了，只因那天晚上鬧出事，怕出去有麻煩，三個人只好每天待在家裏，說說笑笑，頗不寂寞。這天早上，她們都出去了，我見機不可失，便找出筆來，匆匆寫了一封信，寫好放在寢室桌上，然後收拾起行囊，不辭而別。魏嫂見了，問道：「參謀！您要到那裏去？」我道：「

我要回關外去了。」說着由口袋裏掏出一捲鈔票來，塞到她手裏道：「謝謝妳這些日子伺候我，桌上有一封信，小姐她們回來，妳拿給她們，說我走了。」

迫她們返來，我人已到了天津，姜文揚急急拆開信，見信上寫道：

文揚
大姐：

我走了，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，古今皆然，我們不幸，生在這個動亂的時代，會少離多，乃意中事。原諒我不辭而別，人非草木，孰能無情，因爲我記起了在巴圖營子分手時的那段傷心往事，只有悄悄走了。相見不如不見，我們結識，原已註定是一場悲劇，兩地相思，刻骨銘心，兒女私情，固所難免，不許人間見白頭，人生苦短，其誰能免？一旦我們都老了，還會留下這段凄美的回憶，不是嗎？紙短情長，耿耿此心，別了，珍重！珍重！

敬祝

闔安！

莊健倫 留上

接收東北有人發財

我到了錦州，記起當天正是與林惜嬌約會的日子，下了火車，便坐馬車匆匆趕往林家，一逕到了林惜嬌住的院子，推開門，只見荷花吐蕊，石榴噴火，樹上蟬聒，花間蝶舞，好一派夏日景色！有一紅衣女郎，立在荷花池邊，正是林惜嬌。她也看見了我，迎上前來笑道：「你果然來了，我正在等你呢。」我道：「言而有信，勞妳久等

了。」她道：「剛下火車是嗎？」我道：「正是。」她盯着我看了一會，道：「沒有到別處去？」

我搖搖頭，她道：「闖家呢？」我道：「坐了一天一夜火車都快累死了。」她道：「我早已給你準備休息的地方和吃的了。」她指向荷花池邊一柄大太陽傘，傘下是兩張躺椅，椅子中間茶几上擺了滿滿一大盤紅櫻桃，鮮豔欲滴。我歡喜道：「如何算定我今天會來？」她道：「這就叫靈犀一點通，你這不是來了嗎？」兩人來到躺椅上坐了，她由盤中取出一顆紅櫻桃，塞進我嘴裏，道：「自己園裏種的，剛摘下來，吃吃看甜不甜？」記得我的家鄉紅櫻桃，又大又甜，不禁淡淡鄉愁，襲上心頭。她見了，關心的道：「你怎麼了？」我搖搖頭道：「沒甚麼。」我打開行囊，取出在北平買的對筆，遞到她手上，道：「這是我在瀋陽給妳買的禮物。」她打開盒子，一看歡呼道：「派開五十一型鋼筆，太名貴了。」我道：「妳再看那一支。」她拿起那支雷諾金筆，看了半天，道：「這是甚麼筆？沒見過。」我道：「雷諾筆，新發明的，另有筆心，油用完了，可以換筆心。」她道：「何謂雷諾筆？」我道：「雷諾是一個人名，雷諾發明的，就叫雷諾筆。」其中還有一個故事，非常有趣，原來這種筆不是雷諾發明的，是他用兩千美金，買了別人的專利。民國三十四年春天，也就是抗戰勝利的那年，雷諾爲了推銷這種筆，由美國到了重慶，剛好那年，有一個中國空軍飛行員，飛越駝峯時，在西藏上空，「青石山」發現了一座白塔，矗立在深山中，他返回基地，向上級報告，消息傳出後，立刻

轟動起來，咸認為那是古代西域某個國家的遺蹟。雷諾聽到消息，腦筋一動，何不利用這個機會，製造噱頭，推銷雷諾筆生意。於是他除向各大學學生分送了一些雷諾筆外，又放出空氣，他準備包一架飛機，到「青石山」探險，消息傳出後，果然轟動起來，也收到了宣傳效果。不幸的是，雷諾筆是一種新產品，因為製造技術不佳，不是漏油，就是寫不出來，再加上雷諾「青石山」探險，只是要的一個噱頭，迄未實現諾言。中國大學生認為被雷諾愚弄，紛紛加以指責，並譏諷雷諾是一個騙徒。雷諾一看情形不對，只好悄悄溜回美國。雷諾固然不對，但中國大學生也太幼稚，孰料過了若干年後，雷諾筆突然流行起來，造成書寫工具上的大革命，也給人類帶來了許多便利，那就是現在的「原子筆」。

再說我與林惜嬌正坐在太陽傘下吃櫻桃，突然荷花池裏，有一尾金色鯉魚躍出水面，撲刺一聲，水花四濺，林惜嬌由盤中取出一顆紅櫻桃，向那鯉魚擲了過去，我見她那玉一般的雙手，十指尖尖，都塗了蔻丹，不禁讚道：「美哉此手！」她聽了抓起一粒櫻桃，就向我臉上丟來，正好打在我的鼻子上，我驚道：「妳這是幹甚麼？」她嗔道：「你剛才說甚麼來着？」我道：「我讚美妳的手，有甚麼不對？」她道：「荆軻刺秦王的故事，誰不知道？」原來她誤會了，史載：「燕太子丹，與荆軻同在池邊觀魚，太子丹命宮女取來金丸，用盤裝着，供荆軻擲魚為戲，荆軻見那宮女手生得美麗，讚道：『美哉此手！』太子丹聽了，便將那宮女的手刺掉，送與荆軻。」因

此林惜嬌對我起了誤會。正在此時，忽見有一女僕，在門外探頭探腦，林惜嬌見了，向她招招手，女僕過來，林惜嬌問道：「有事嗎？」那女僕道：「參謀的傳令兵來了。」我道：「是梁國恩，他人呢，在那裏？」女僕道：「在前院大廳，有事要見參謀。」我向林惜嬌道：「一定有事，否則他不會找到這裡來，妳在這裡等着，我去見他。」林惜嬌道：「我也和你一齊去。」二人來到前院大廳，見梁國恩正站在那裡等着，見了我立刻遞過一封信來，我看那信封上，是長官部第三處中校參謀宋牧仲寫來的。

宋牧仲和我要好，有事常關照我。他信上說：處長對我不諒解，要把我調成附員，人事處不同意，又說：新任秦皇島港口司令董漢三，要調我去當參謀主任，人事處也不同意。現在長官部對我的謠言很多，要我注意，最好回瀋陽一趟，他有很多話，要和我當面講云云。我看過信後，頗為煩惱，便向林惜嬌道：「我要到瀋陽去。」林惜嬌訝道：「你不是剛由瀋陽回來嗎？」我道：「另外有事，須我回去親自處理。」原來俄軍佔領旅大，一再阻撓國軍接收，秦皇島便成了重要軍運港口，因此第十三軍和五十二軍到東北接收，就在秦皇島登陸。秦皇島第一任港口司令是何世禮，那何世禮家世顯赫，是香港何東爵士的兒子，他頗有志氣，愛國心強，視富貴繁華如糞土，放着公子哥兒不當，自英國留學回來，即投筆從戎，在東北軍中當一名小軍官，抗戰勝利後，升任秦皇島港口司令。後來何世禮調職，由董漢三接任。董漢三，山東人，與我是同鄉。當

杜聿明將軍發表東北長官，由重慶乘專機到天津，因為他的副官張守中未同行，便由我臨時客串副官兼侍從參謀，那時董漢三還是高參，與我同坐一架飛機到天津，因此便認識了。迨董發表秦皇島港口司令時，便想到了我，調我去作他的參謀主任。我向梁國恩交待了一些事情，教他仍回清河門闖充那裏，便與林惜嬌作別，當天晚上乘北寧路夜快車，趕到瀋陽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到長官部見處長。東北長官部是佔用中長鐵路局的房子，是一棟四層樓建築，與東北行轅比鄰而居。我見了處長，處長劈頭就問：「莊參謀，你接收工廠沒有？我搭個乾股。」接收東北，發橫財的人很多，他認為我也發了財。其實我指揮第三宣無組，一直都在熱河荒涼的沙漠地區，那裡有工廠好接收？他見我身上帶了兩支手鎗，頗為垂涎，我只好忍痛，把那支黑色「掌心雷」送給了他，那時我的名牌手鎗，已有七支之多。

杜長官知道我回來了，便命我立刻到遼陽去見新六軍軍長廖耀湘，其時新六軍正向本溪湖攻擊，另有七十一軍八十八師，亦歸廖指揮。七十一軍軍長是陳明仁，黃埔一期，八十八師師長是胡家驥，黃埔三期，廖耀湘則是黃埔六期，但廖在指揮胡家驥時，却直呼胡家驥的名字，胡家驥聽了當然不受用，於是二人便有了芥蒂。

廖胡失和影響戰局

在攻擊本溪湖時，廖軍快攻到市區了，而八十八師竟停滯不前，事關於長官部，因此杜長官

命我到前方去了解一下情況。我到了遼陽新六軍軍部，那是偽滿國防大臣于沖漢的官邸，一棟二層樓洋房，院子很大，有假山花園，甬道兩旁都種了小桃紅，粉紅色的花，開得十分美麗。于沖漢東北人都叫他「于大頭」，已被俄軍擄到西伯利亞去了，家人都被趕到地下室，樓上成了新六軍軍部。我見到廖軍長，他半駢滿腹，認為胡家驥作戰不力。於是我便會同參謀長趙霞，中校參謀先賢，一同乘吉甫車，趕到八十八師陣地，在一個山脚下草窠裏，見到了胡師長，他也是半駢滿腹，但風度頗好，說話慢條斯理的，不像廖耀湘那樣急躁，他拍拍他的大肚皮，向我和趙霞道：「我這麼胖，身體不好，想休息，杜先生是我的老長官，我想向他辭職。」我說：「我想到山頭陣地看看。」

他便帶我和趙霞一齊到了山上陣地，我用望遠鏡觀察，見前方平靜得很，沒有敵踪。於是我們下山到了前面一個村莊，村子裏的人，早已逃得精光，有一隻小毛驢拴在莊頭一棵樹上，正悠閒的擡着尾巴，根本不知道人間還有戰爭。我出了村莊，驚見有一隻母狗，倒在戰壕旁邊，混身是血，連毛都濕透了，是被炮彈擊斃的。有四隻小狗，猶趴在母狗肚皮上，咬着乳頭，吮個不停，我一陣悲傷，眼淚潸潸而出，在戰場上，我見過死人太多了，都沒有這幅畫面使我如此動心。後來趙霞向胡師長道：「新六軍快進本溪湖了，貴師應配合行動，攻擊前進。」你道那胡師長怎樣答復？他道：「都是中國人，有甚麼好打的？」胡師長說此話，顯然因受刺激太大，沒有

別的意思，由他後來調升軍長，在青島和同期同學劉安琪、趙琳將軍併肩作戰可以證明。現在可能有胡家驥將軍的親屬在臺灣，我可以對天發誓，胡將軍當時確實是這樣說的，即或有人控告我誹謗，我還是這樣說。但當時趙霞反駁却很得體，足見趙霞是一個了不起的軍事人才，他道：「美國林肯釋放黑奴，引起南北戰爭，正和我國情形一樣。」第二天早上，我和趙霞再到師部，孰料胡師長已跑到瀋陽向杜長官訴苦去了，杜長官大怒，便把他扣了起來。這是廖胡交惡的一段事實，是我親眼目睹，絕對正確，將帥不和，也正是東北軍事失敗的因素之一。事已過去四十多年了，當事人均已作古，春秋秉筆，聊以記之而已。後來我又被派到吉林、東西豐、樺甸、磐石、德惠、農安、小豐滿發電廠一帶，視察部隊作戰教育，有一天，我到了農安縣，新六軍第十四

師(?)有一個團駐在那裏。農安古稱「黃龍府」，是金的國都，金兀朮與兵進犯中原，岳飛屢敗之，岳飛曾有豪語：「直搗黃龍府，痛飲三百杯。」指的就是農安，農安有一座古塔，建於金遼時代，塔身已腐蝕風化，只剩下了半邊，猶屹立不倒，夕陽黃昏下，使人興起無限懷古之幽情。塔中藏風甚多，曾引起鼠疫，日本人在東北時，擬予以摧毀，因東北人反對，乃罷。我在塔下徘徊良久，日照黃昏，歸鴉陣陣，興起無限思古之幽情。晚上團部為我們視察人員舉行歡迎晚會，高唱岳飛「滿江紅」，我聽了感慨良深，五族共和，國家早已統一，還敵我不分，唱這首老歌，教育部長之過也！更諷刺的是，東北早已劃歸版圖，在金人的後裔面前唱「滿江紅」，不是罵人罵到家了嗎？遺憾的是從來沒有人發現這種錯誤，及時加以糾正。(未完待續)

少年行 全一冊

曹志源教授 著
定價新臺幣一三〇元

本書為旅美學人華府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博士曹志源教授精心傑作，作者以優美文藝筆調，對多年以來社會動亂，國家災難，戰時年幼從軍，軍中生活趣事，以及戰後大陸赤化之因果關係，有深入淺出極具歷史價值之分析。要目有：①不平凡的時代②溫馨與苦難交織的童年③抗戰中的悲劇④在磨鍊中成長⑤在歷史的逆流中游泳。附錄：金沙坡之憶、祖國的召喚、世界粗話大觀、名人當衆入睡趣聞等篇老少咸宜。三十二開本，二百五十頁，十餘萬言，定價一三〇元現已出版歡迎購閱。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